

禪宗正脉引

景泰庚午扈參學空谷禪師于脩
吉山山在杭西湖上先是師積稔
緣化吾郡夜話山房獲親爐鞴一
日問師如何是露柱師良久曰此
是說不得底自會去厥後成化庚
寅師還化其年扈四十六亦病革

再甦自惟失怙間始專心淨土勸
人念佛數以米一粒一聲積二百
斛供衆三年印圍若干萬相涉十
有五年迄今未既也頃在杭時嘗
閱~~五~~燈會元弗果終帙今偶獲展
讀謂是空谷先師親加點句者何
幸遇之感悸交至第以此書機緣

峻險篇帙浩繁粵有上根當頭便
領十日並照所謂高暉之臨幽谷
長風之游太虛者也自餘中下之
流銀山鏤壁絲毫萬里鈍置已躬
妄生知解以為~~反~~立為此~~發~~心抄
錄簡集以便觀覽或者謂余手風
絕筆已四十年龍鍾耄老不堪筆

覲余皆不應丙午仲冬一日始
晝則抄錄夜則檢閱至唐杜鴻謁
無住禪師庭樹鷓鳴時遂有省所
謂得個人頭非悟也由是益堅其
志自言若無先師存日提激何有
今日事哉復自念言簡集果符佛
意集成當以何名是夜若聞神語

曰禪門正脉覺而異之先佛有言
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以此觀
之神即是我我即是神夢與非夢
二而一也矧惟會元佛祖命脉今
曰禪宗正脉有以夫於是謹述用
心顛末如此或者又曰簡集弗傳
與無集等亟命同服興聖德海繕

寫成帙募彼悉檀捐金繡梓用廣
其傳云爾時維

大明弘治歲次己酉冬十一月旦嘉

禾如毫謹識

禪宗正脉叙

原夫三界惱熱灼諸火之易燃

一物長靈亘億劫而弗滅欲求

位佛莫切證心心本圓成性原

妙覺恒河沙數總具如來萬徑

千蹊悉歸定慧若心外求佛何

異爨塵以為糜性外探宗真顛

吹砂而作飯能使菩提融澈摩
尼朗曜明宗衍派啓迪沙門難
矣然我

釋迦文佛迨夫達摩祖師方軌
弘宣既著明於西域分鑿顯說
亦漸移於東土闡無三之教開
不二之門禪悅彌彰宗風大普

導示衆惑遏絕諸妄萬塗叢歸
一繇般若由是有為仰灑眼門

以在曹洞靈濟之五宗各自成佛

作祖有一世二世以至數世十
世百世之法嗣亦自授派傳支
燈燈繼續鉢鉢相承聆此師傳
參他僧旨譬持明鏡遇物可以

鑑形若投良劑隨方因之療疾
家操智炬燭衆生於迷途人駕
慈航渡群品於覺海此禪宗正
脉之所以作也夫禪而曰宗妙
心珠之悟證脉而曰正去徠道
之外邪公案分明階級剖別剪
經文之蕪蔓斷文字之葛藤廣
取頓漸之妙言獨宏問答之奧
義誠禪域之南車宗門之武庫
者也如巖上人摹寫赫號鬻其
瓶鉢鏟削梨棗募彼金錢數載
拮据一朝卒業實心懽喜曾問
愚蒙蒙也慈波空蕩苦海易沈
印證未窺乎真如希仰猶累於

塵垢若夫尊南為聖嗤北為愚
背北向南大悟可入背南向北
下愚匪明是在學佛之徒得迦
葉之會心豈必出家之流効豐
干之饒舌
萬曆乙巳初秋閩郡徐燭興公
序

禪宗正脉序

有大聖人中天邱度曰能仁氏乃
徃古昔然燈所記賢劫次補四十
九年開示演化接物利生悲濟無
量仁慈普覆聲教所被微塵刹海
而雙林息照布瑟波耶於飲光少
室單傳摩訶衍基於達磨此正法

塵垢若夫尊南為聖嗤北為愚
背北向南大悟可入背南向北
下愚匪明是在學佛之徒得迦
葉之會心豈必出家之流効豐
干之饒舌
萬曆乙巳初秋閩郡徐燝興公
序

禪宗正脉序

有大聖人中天印度曰能仁氏乃
徃古昔然燈所記賢劫次補四十
九年開示演化接物利生悲濟無
量仁慈普覆聲教所被微塵刹海
而雙林息照布瑟波耶於飲光少
室單傳摩訶衍基於達磨此正法

眼藏教外別傳禪宗之所自也已
而六傳至曹溪而支分派別洋溢
汎濫徧滿天下不有文字紀錄事
緣又何以知其投鍼玄趣激電迅
機開示妙明之真性哉此吳僧道
原傳燈錄之所有作而

有宋真宗皇帝詔翰林學士楊億之
所有敘而總裁也後斯轍者曰廣
燈續燈聯燈普燈雖各詳略不同
亦無非所以明此一大事也宋時
有僧濟者患五燈之浩瀚作五燈
會元以惠來學甚盛心也然而後
人猶以未易通究為病者是其中
間機緣語句峻險者譬立萬仞淺

近者鼻孔半邊或入海而算沙或
追羊而感岐此

國朝嘉興府僧如菴禪宗正脉之所
有作也菴蚤叅空谷禪師於虎林
得旨即韜光環堵於嘉禾之真如
四海象龍望風嚮慕而叅禮者戶
屢常滿而慨夫五燈之機緣峻險

曰上根之人當頭便領十日並照
中下之徒銀山缺壁絲毫萬里用
是抄錄簡集由某佛以至某人之
嗣凡幾世幾百人為幾卷俾人人
通曉以為證悟之因復夢神教題
曰禪宗正脉刻梓流通倚歟盛哉
書成飛錫踵門以敘文為請嘻余

耄矣豈足以叙此書之文哉然而

御惟

佛法自漢永平東被真丹禪學一宗

徧滿寰宇佛祖以下得其傳者自

一燈以至無盡燈焉迄今逮二千

祀代有

金輪深信體解作興騷動振耀金湯際

我

大明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統邦華夷樹剎

建幢

天章御製躋斯民於仁壽之域措天

下於雍熙之治

太宗文皇帝繼體守成欽明文思光被

四表

聖治無為製詞贊詠佛日光輝欽惟
皇上嗣登大寶聖哲溫恭厲精圖治四
海會同

佛聖再來佛法外護天人叶贊率土
昇平白髮禮臣乞骸歸老受

恩莫報弗遑寔居間得一覽禪宗正
脈大為慶幸異時必有以是帙冒
塵

睿覽若景德之傳燈錄者矣第不知
奉

詔總裁刪定而蕪叙引者為誰也臣
雖老矣猶能欣戴拱嘿以頌其美

音

大明弘治三年歲在庚戌除夕前一

日

賜進士階榮祿大夫正治山鄉太子少

保禮部尚書奉

勅致仕前燕左春坊左庶子八十二翁

杭郡鄒幹撰

叙古啓明讀禪宗正脉法

達磨西來

馬祖大師示衆其略云達磨西來傳上乘一心

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以印衆生心地

非無知解

歸宗和尚曰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

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湧

泉云見解言語揔要知通若識不盡敢保輪迴

去在為何如此蓋為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

始得成立

有事商量

趙州和尚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黃龍南禪師告慈明曰此心未穩乞為指示慈明曰既如是則坐而商量

深寔洪規

薦福古禪師嘗參大光玄福嚴雅無有可其意者由是終日默然深寔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忽然發悟

得個入頭

大慧禪師曰山僧十三歲出家早知有此事雖在村院裏常要買諸家語錄看雖理會未得然便喜雲門睦州說話汝等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既得個入頭不得孤負老僧云云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豈况蓋覆將來

漸有開廓

空谷和尚僧問師之省處與我說為末世之標格空曰某謁南極古拙及衆知識皆令參趙州無字久而無省偶見五燈會元中祖師活機用心漸有開廓古人機用我已識之矣又問人天眼目碧巖集可看否空曰可也

法在汝邊

淨名云此法即見聞覺知學不得若離見聞覺知亦不得到這裡須知有一條活路若識得這活路法在汝邊

遲速不同

老宿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構去古塔主云利根者畫得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叅

常習坐禪

馬祖在衡岳山常習坐禪南嶽嘗以磨靛作鏡而諭之乃曰若執坐相非達其理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在總無去住妙喜曰我只要你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諸方說靜了方悟我是悟了方靜不敢相瞞未悟時心識紛飛悟了方貼貼地

不明大理

德山和尚云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來只是能行底屎橛不曾遇着好人便即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

彩笑新爭柰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圓
通云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無事切須尋究
玄沙云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

工夫之說

幻住和尚云前代諸尊宿初不曾有做工夫之
說惟是單提此事俾之言下領悟又云古人於
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切當而學
者例於此說

問處求證

弗眼云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
半語將為事究明令徹去不似今人胡亂問起
口答取咲達者

簡集之意

卷以五燈會元浩繁難讀多有機緣峻險僻立
萬仞上根吐舌中下罔措用是唯取顯明簡直
者使人易曉法取無定簡集成編且如會元本
集中牛頭山法融禪師若干人則摠題四祖大
醫禪師旁出法嗣于其前今正脉中各以四祖
旁出標干上他可類推上堂示衆甚有切於人
者輒以愚意略加標首如史鑑然以便尋討

去繁就簡

是集一依五燈會元並不敢有所更改也間有生緣神異叅謁問話繁者不敢備錄然亦有束而簡之之處

體會機緣

看機緣須看它師家問處學者答處如何即是如何則不是自有入處既得入處烏有峻險簡直顯明者哉

隨宜叅用

凡機緣上安評字則指圓悟禪師評唱若安頌字則頌古聯珠有此或機緣頌古有及會元無出者意句圓妙則增收如羗鶴望俊流當立大志亦草率不得須將諸祖頌古通集碧巖集人天眼目彼此尋究相助顯發

古今例同

或曰五燈會元是佛祖心髓孰敢妄分優劣而去取無定耶白子豈不見五燈是五家之作今為會元哉碧巖集祖師機緣唯取一百則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四百餘人前人頌之集之豈不知有一千七百人善知識耶譬彼病革矣當求

速劬之方可也余之簡集無它每見同學懼繁
弗覽正恐大法湮微故強為是編俾易覽易精
而得入悟門者則不以我為非歟正魯庵所謂
知我罪我其唯此集矣

禪宗正脉目錄

第一卷

釋迦牟尼佛

摩訶迦葉尊者

阿難尊者

優波迦多尊者

佛陀難提尊者

脇尊者

富那夜奢尊者

龍樹尊者

迦那提婆尊者

僧迦難提尊者

鳩摩羅多尊者

闍夜多尊者

鶴勒尊者

師子尊者

般若多羅尊者

菩提達磨大師

西天佛祖

慧可大祖禪師

僧粲鑑智禪師

道信大醫禪師

弘忍天滿禪師

慧能大鑒禪師

會元一卷終

四祖

一世牛頭融

二世牛頭巖

鍾山璪

五世牛頭威

六世牛頭忠

安國挺

天柱慧

鶴林素

七世佛國則

徂山欽

世雲居智

烏窠林

五祖

一世北宗秀

嵩嶽安

蒙山明

二世降魔藏

壽州樹

福先儉

破竈墮

嵩嶽珪

三世終南政

嵩山極

四世保唐住

匾擔

旁出

世西域崛多

韶州海

吉州誠

匾擔

洪州達

壽州通

江西徹

信州常

廣州道

永嘉覺

司空淨

婺州策

河北隍

南陽忠

荷澤會

二世耽源真

蒙山寶

世圭峰密

第二卷

南嶽讓

一世馬祖一

二世百丈海

南泉願

益官安

歸宗常

大梅常

佛光滿

五洩然

盤山積

麻谷徹

東寺會

南嶽
共十
七世

會元二卷終

西堂藏

章敬暉

大珠海

百丈政

泐潭會

杉山堅

石鞏藏

北蘭讓

南源明

中邑恩

泐潭興

澆州業

大同澄

鵝湖義

伏牛在

興善寬

三角印

魯祖雲

芙蓉毓

紫玉通

鄧隱峰

西園藏

楊岐林

馬頭藏

華林覺

濠谿

佛隴

烏臼

石臼

本谿

石林

亮座主

百靈

金牛

利山

乳源

松山

則川

打地

秀谿

樺樹

水潦

浮杯

龍山

龐蘊

會元三卷終

世黃檗運

長慶安

大慈中

平田岸

石霜性空

古靈贊

和安通

百丈涅槃

趙州諗

長安岑

菜萁和尙

子湖隱

白馬照

雲際祖

香嚴端

靈鷲閑

蘇州西禪

陸亘大夫

其贊行者

關南常

雙嶺真

徑山宗

芙蓉劍

大茅

五臺通

天龍

白居易

普化和尙

壽州遂 薯山超 虔州微 薦福辨

古隄和尚 公畿 祕魔巖 抵林

黃州安 世陳尊宿 千頃南 烏石觀

羅漢徹 裴相國 大隨真 靈樹敏

靈雲勤 壽山解 淶水 嚴陽德

光孝覺 國清奉 大陳朗 多福

雪竇通 石梯 浮石 關南吾

末山尼 俱胝和尚 世陳操尚書 長慶巖

會元四卷終

禪宗正脉目錄一之二卷終

禪宗正脉卷第一

佛祖

賢劫 第四

釋迦牟尼佛 **頌** 初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

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 **評頌** 世尊。一日陞

座。太眾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

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

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逆被佛坐。入

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

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

女子 出定

勝義諦

定法不定法

普眼三度入定

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世尊問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為一義。子義。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河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恣日文。

文殊
三處
過夏

梵志
義墮
斬首

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絕粘椎。乃見百

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

問迦葉。汝擬擯。何箇文殊。迦葉無對。世尊因

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

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物不受為

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

省謂弟子曰。我當回法。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

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

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

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是見不受。負門

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

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

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

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

出家。證阿羅漢。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

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

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

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

鞭影而行。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

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

阿難
持鉢

卷之三

佛

三

甫

梵志
擊花
獻佛

五百
比丘
未得
法忍

劫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
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
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
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
是汝此問。○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右
手。擊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
志應諾。佛曰。放下着。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
佛又召仙人。放下着。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
佛又召仙人。放下着。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
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
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
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
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
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
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
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
得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諷利。爾從本
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
我必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

布髮掩泥

七賢女遊屍陀林

城東老母

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
 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
 中云何殺。●頌世尊敲髑髏。問耆婆。生何道。曰生
 人道。又敲一。生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耆罔措。●頌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然燈見布髮
 處。遂約退眾。乃指地曰。此上方地。宜建一梵刹。
 時眾中有一賢于長者。特標於指處。挿曰。建梵
 刹竟。時諸天散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頌世尊
 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
 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
 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
 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
 般物。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
 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
 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
 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
 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
 義。●頌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
 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
 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頌殃崛

法華經疏

佛

五

存

多子
塔前
付法

西天
祖師

西天
祖師

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

頌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

頌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

頌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頌古稱二祖阿難尊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

法華經

且而

存

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着。

西天
祖師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為身心。尊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

西天
祖師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頌九祖伏馱密多。問祖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

西天
祖師

十祖脇尊者。頌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即與剃

度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

西天
祖師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尋詣波羅柰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馬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馬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

西天
祖師

佛性
體相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迺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敢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

西天
祖師

偈頓悟無生

園樹
生耳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觀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祖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廼問其故。祖曰。汝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露信施。故報為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行化至摩提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

西天
祖師

鳴殿鈴

西天
祖師

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

善惡
報有
三時

業從
惑生

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祖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云。此

西天
祖師

是妙音如來見性之句。汝宜傳布後學。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

化導無量。後至離閔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

尚辯論為之首者。名婆脩盤頭。此編行云常一食不

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祖將欲度之。

先問。彼眾曰。此徧行頭陀。能脩梵行。可得佛道

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

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眾曰。尊者

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

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

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

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

又語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

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

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眾。抑挫仁者。得無

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

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父。當證斯陀含果。時有

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

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

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

絃急
即斷

過慢

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况今獲飲無上甘露。而返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

西天祖師

二十三祖鶴勒尊者。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有師子。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用何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

西天祖師

攝伏五衆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自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排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有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

師子頭落
罽賓臂墮

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眾。名聞遐迩。頌因罽賓國王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西天祖師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

三王子辨珠

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

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
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諸光明不
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
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
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
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
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
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
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
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
諸物中。法性最大。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

王請齋

東土
初祖

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
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
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跡。因試令與二
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
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
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

般若
多羅
預囑

佛大
勝多
支離
繁興

分徒
六宗

異見
王輕
毀三
寶

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眾甚盛。祖喟然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况復支離繁興。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乃至寂靜宗所。彼各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眾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眾。頌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因問波羅提尊者。無相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

宗五末一

且而

五

佛性出現

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祖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遂沉重溟凡三周寒暑造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賫詔迎請

武帝詔至

金陵

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評頌

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

頌古上云師遂折蘆渡江

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祖知機不契潛回江北屆

于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也寓止于嵩山

少林
面壁

神光
立雪

斷臂

安心

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
觀婆羅門。○領時有僧神光者。近聞達磨大士。住
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徃彼晨夕參承。
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
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
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
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
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
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
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
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
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
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
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
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
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
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領越九年。欲返天竺。
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
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
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捺持曰。我今所解。如慶

三拜
得髓

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今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汝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

楞伽
經

五度
中毒

西歸 隻履

汝傳授吾意已終。

○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為二祖說法。祇教外息諸

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不可。忽曰。我已息。此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無疑也。

言已。端居而逝。

頌

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

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葱嶺。見手携

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

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

舉朝為之驚嘆。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

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

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

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東土 二祖

慧可大師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具之矣。自少

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頌**至北

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

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

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

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

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

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

罪忘 心滅

東土
三祖

屬周
武帝
破滅
佛法

信心
銘

不識
玄旨

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拜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

僧璨大師。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頌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祖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自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

愚人
自縛

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
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
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
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
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
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
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
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着。將心
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
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
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
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
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
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執則。契心平等。所作
俱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
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
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
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

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東土
四祖

道信大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後住破山頭。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荅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荅曰。是佛性。

橫出
一枝

祖曰。汝無姓邪。荅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以至付法傳衣。一日告眾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眾皆默然。弘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住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弥

三却
天書

且而

加欽慕就賜玕繒以遂其志

東土五祖

弘忍大師。蘄州黃梅人也。頌先為破頭山中栽

栽松道者寄宿

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

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

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

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眾館

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

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

母乞食。里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

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

盧居士來

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

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

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

為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

人。乃訶曰。着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

入碓坊服榮杵

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

至。遂告眾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

神秀偈

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為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則未了。同學

盧和偈

詞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斯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未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即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祕密

三鼓入室密示心宗

跪受衣法南邁

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眾莫知。

東土六祖

印宗徵風旛義

慧能大師。造黃梅之東山。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利旛。聞二僧對論。一曰旛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旛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為是誰。祖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

中宗遣薛簡馳詔請祖辭疾

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會諸名德為之剃髮。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後返曹谿。兩大法兩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令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曰

道由心悟

京成禪德皆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法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况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

二乘小見
大乘見解

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寂

心外
無建立

一相
三昧

一行
三昧

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祖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

至此不傳衣

切訓

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眾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鏡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要。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鏡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門人記錄。目為壇經。盛行于世。

會元一卷終

四祖旁出

牛頭山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

百鳥銜花

又

且

天

觀心

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欲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逶迤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觀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

石上
書佛
字

真要

任心
自在

頓教
法門

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
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
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
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
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
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
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
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
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
但随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
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當受
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緣化
祖付法訖遂返雙峰終老師自是法席大盛○
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
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
不闕三年

嗣牛
頭融

牛頭智巖禪師一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神
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
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
然不動其水自退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

嗣牛頭融

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

鍾山曇瓘禪師。初謁融禪師。融目而竒之。乃告之曰。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予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

嗣牛頭持

牛頭智威禪師。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尔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為法器。師嘗有偈示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荅曰。虛妄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

嗣牛頭威

牛頭慧忠禪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為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師有安心偈曰。入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

嗣牛頭威

安國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

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答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

嗣牛頭威

天柱崇慧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伏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終生吉凶。若作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

汝自出門時。便不中也。○問亡僧遷化。向甚處去也。師曰。隔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輝。○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九劫來。未曾壅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麼。曰。為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佛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花綠蓋間。

嗣牛頭威

鶴林玄素禪師。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法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就度之。復何差別之有。○頌有

素嗣

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着曰為甚麼不着師曰無汝棲泊處佛國惟則禪師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也。是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夢。百姓如夢。孰為死生哉。至人以此是能獨照。能為萬物主。吾知之矣。

○

徑山道欽禪師。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頌。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

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省。○頌。唐大曆二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師焉。

代宗錫號國師

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師焉。

屈則

佛性即

性徧一切處

極究竟處

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

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

四大病

嗣徑山欽

秦望山

布毛侍者

五祖旁出

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鳥窠道林禪師。領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躬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

法。歸於西湖。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以為名。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白居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甚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北宗神秀禪師。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

家尋師訪道。遇五祖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師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五祖
旁出

嵩嶽慧安國師。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谿。○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禪秀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况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

武后
徵

蒙山道明禪師。○領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跡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

五祖
旁出

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

返照
自巳
面目

嗣北
宗秀

嗣嵩
嶽安

嗣嵩
嶽安

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
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
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
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
照自巳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
隨衆，實未省自巳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
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壽州道樹禪師，年將五十出家。遇秀禪師，言下
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庵而居。常有野人服
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
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
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
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
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降魔藏禪師遇北宗盛化，便是樞衣。秀問曰：汝
名降魔，此無山精水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
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
佛亦空。何境界之有。

福先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鄆，謂之騰

嗣嵩
嶽安

竈神
生天

騰和尚。有了元歌。行于世。

破竈墮和尙。領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
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
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
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
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綈
冠。設拜師前。師曰。是恁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
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
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
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尙。不

本有
之性

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
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無
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甚麼
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破也。破也。
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歎曰。此子會盡物
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構伊語
脉。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構得他語脉。安曰。不知
者。時號為破竈墮。○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
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
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

即同如來

嗣高
嶽安

神五
不能

佛三
不能

高嶽元珪禪師。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嶽神乞戒。師即為張座。付五戒已。神乃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情。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

嗣高
山安

終南山惟政禪師。唐文宗好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

唐文
宗詔

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群臣。斯何祥也。或奏太
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通強記。乞詔問
之。帝即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
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
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
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為常邪。非常邪。信
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
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
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

嗣破
竈墮

嵩山峻極禪師。頌僧問如何修善行人。師曰。擔
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脩禪入定。曰
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
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
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
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無相
法嗣

保唐無住禪師。唐相國杜鴻漸問曰。弟子聞金
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
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
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其戒定慧。非一非三也。

杜鴻
漸問

庭樹
鷓鳴

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然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鷓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鷓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鷓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曰。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眾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

六祖
旁出。

西域崛多三藏。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為。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如何。

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
門耶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
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

六祖
旁出

韶州法海禪師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
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
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
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
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
師信受以偈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

不悟
自屈

知定慧因雙脩離諸物

六祖
旁出

吉州志誠禪師初參秀禪師後往曹谿質疑六

解縛

祖曰汝師若為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
觀靜長坐不卧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
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
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師曰未審大師
以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
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
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
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誓依歸乃呈偈曰
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不淨

六祖
旁出

匾擔山曉了禪師。有忽雷澄禪師。撰塔碑。其略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信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号曹谿明。師寂滅。号法舟。傾師譚無說。号寰宇盈。師示迷徒。号了義乘。匾擔山色。垂兹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旁出

誦法
華經
不知
宗趣

洪州法達禪師。念法華經三千部。後禮拜六祖。曰。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為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為吾念一偏。吾當為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

犛牛
愛尾

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
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
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
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為功課者。何異犛
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也。
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
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又
不明已。與義作讐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云云師從此領旨。亦
不輟誦持。

旁出

○壽州智通禪師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

看楞
伽經
不會
三身
四智

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
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
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
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
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
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
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
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
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

六祖
旁出

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
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
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
永處那伽定轉識為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為
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
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
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
其體也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
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脩皆妄動守住
匪真精妙智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覽涅
槃經
未曉
常無
常義

江西志徹禪師一日遠來禮觀六祖問曰弟子
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
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
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
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
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
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
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
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
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
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
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

委曲
開示

依言
背義

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心者。即物
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
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為凡
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
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
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
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
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
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現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
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姓張。名行昌。

六祖
旁出

信州智常禪師。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
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
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
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吾
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為法
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
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
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

切忌
存無
見守
空知

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
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
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
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垂
誨。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
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
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似太虛生閃
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
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師聞偈已。心意豁
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着相求菩提。情存
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六祖
旁出

覽涅
槃經
未明
大意

廣州志道禪師。初叅六祖。問曰。學人自出家。覽
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
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
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
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
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
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

認五
蘊為

自體
相

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而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着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

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之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諸求二乘人。自以無為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為真

真實

義

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六祖
聖出

永嘉真覺禪師。頌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繞祖。

一宿
覺

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著證道歌。永嘉集。

六祖
旁出

唐玄
宗詔
師校
量宗
旨

司空山本淨禪師。須唐玄宗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而後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詞。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其道。若以相為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遂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

四大
無主

色。遂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

卷宗正末一

卷宗

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墜決何曾有二
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
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
乃無心。自然契道。○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
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
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
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
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
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
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

窮本
不有

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

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

為觀自在。

次有禪師近臣
問答文繁不備

六祖
旁出

○婺州玄策禪師。遊方時。屆于河朔。有隍禪師者。

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

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

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

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

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

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

禪性無住無生

隍無語。良文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

六祖旁出

河北智隍禪師。領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情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

心都無影響

六祖旁出

南陽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土堂禪

別開異端

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獅子身中蟲。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眾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為

卷之三 五

行脩萬

得證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着佛求耳。曰。阿耨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脩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荅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

南方知識示人

名師子吼。土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而人自鬧。頌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即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為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處。是某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

又集卷一

卷一

卷一

唐肅宗問

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
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
斷甚麼○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
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裡事評頌
唐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
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問曰
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毘盧頂上行帝
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
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

辭代宗

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眼
視陛下否評唱頌古稍異覽者審焉**評頌**師以化緣將畢涅
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
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
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
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師遷化
後帝詔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曰湘之南潭
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
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耽源山

六祖旁出

荷澤神會禪師年十四為沙弥謁六祖祖曰知

始行棒

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弥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隆年

閱大藏經六處有疑

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脩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何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父。汝今正聽吾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却生。今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

令人心離境。未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

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

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脩行頓

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

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

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

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脩自心正。第六

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

何處出。祖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

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眾生心裏出。祖滅

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沉廢於荆吳嵩嶽。漸門

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

北秀。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漸教

耽源。應真禪師為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

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

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即

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

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

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麻谷問。十二

方定 南頓 北漸 嗣南 陽忠

想汝未到此境

嗣荷澤會

蒙山光寶禪師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來縱汝用意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為復抗行為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

悟禮辭而去

嗣遂州圓

圭峰宗密禪師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為外護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為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脩之名定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名禪源亦名

禪源諸詮都序

禪理
禪行

禪。躬。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辯。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况。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經亦。是。菩。薩。萬。行

禪定

之。源。故。名。心。地。出梵網經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

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為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為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脩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脩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脩。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脩。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

禪門
階級

達磨頓悟自心

天台止觀

成聖成邪

圭峰自謙

而脩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脩

者。是大乘禪。色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

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

畢竟無異。依此而脩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

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

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脩習。自然漸得百千三

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

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脩之。

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今依三諦之理。脩三止三

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

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

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

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

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

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

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

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

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

解脫。欲解他縛。為法亡於軀命。愍心切於神情

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每歎人

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

與法差。法為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
慧門。顯頓悟資於漸脩。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
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
者少。况迹涉名相。誰辯金鑰。徒自疲勞。未見機
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
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
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
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
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
辨教心而辯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辯諸教而解

脩心

裴休
序

承稟
為戶
牖

脩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集經
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
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
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慕
集。意在斯焉。○裴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中。皆有
達人。然各安所集。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
益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
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以高低。
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
宗。適足以起諍。後人憎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

圭峰大師父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銚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安。曲回照。疑瞠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

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離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